



明清文獻叢刊

陳子龍 著

王英志 輯校

陳子龍
全集



上

陳子龍全集

上



陳子龍 著

王英志 輯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子龍全集/(明)陳子龍著;王英志編纂校點.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明清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06843-2

I. ①陳… II. ①陳…②王…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明代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64135 號

責任編輯:周絢隆 杜維沫

責任印製:史 帥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1300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54.625 插頁 9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978-7-02-006843-2 定價 21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前言

一

陳子龍爲明末清初江南之風雲人物。其人『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吳偉業《梅村詩話》）。子龍不僅是明末著名抗清志士，同時又是文壇主盟，領袖雲間派。其『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明史》本傳）。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復古主張，但後期創作旨在繼承盛唐詩歌創作反映現實的精神，所以其詩感慨時事，關心民生，沉雄豪邁，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七律詩尤其出色。其詞則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間、北宋李易安，風流婉麗，享明詞『第一』之譽。陳子龍與李雯、宋徵璧、宋徵輿等同郡幾社文人形成雲間詞派，開創了清代三百年詞學中興之局。其文關心社稷，經世致用，爲挽救明朝國運，嘔心瀝血。陳子龍之文章氣節，皆堪稱後人楷模。

陳子龍（一六〇八——一六四七），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晚年曾『遁爲僧』（《明史》本傳），易姓李，字瓢粟，別號潁川明逸，又號於陵孟公，法名信衷。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但其先世潁川人（今河南禹縣）也。宋南渡，『徙居華亭莘村』，『世業農，稱素封』。至其父所聞，『少以文學名江南』，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中進士，官至刑部郎、工部屯田郎。（《陳子龍年

譜·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陳忠裕公全集》卷首（二）陳子龍明萬曆三十六年農曆六月初一日（公元一六〇八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其「生有異才，工舉子業」（《明史》本傳）。自幼母親韓宜人「即諄諄訓以忠孝大義」（《年譜·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年長則博覽經史，喜論當世之政，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天啟五年（一六二五），閹黨矯旨到蘇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選員外郎周順昌，激起吳民公憤，「奮擊緹騎至死」，子龍亦嘆恨不已，「則縛草爲人，書奄名射之」（《年譜·天啟五年乙丑》）。是年子龍先後與本郡夏允彝、周立勛、宋徵璧、彭燕又等文人學士結爲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天啟六年（一六二六），補松江府博士弟子員。父病歿，居家守孝，「杜門博覽，致力於古文詞」（《年譜·天啟六年丙寅》）。七年（一六二七）與後來成爲復社創始人的太倉張采、張溥等交。

復社在京師的文人羣體主要由在京做官者和入京應試者組成。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是會試之年，復社名士紛紛從各地會聚京師，張溥、吳偉業、楊廷樞、陳子龍、杜麟徵等人皆在其列，一時羣英薈萃，意氣甚爲高漲。當時與張溥日相遊處者共有十一人，共擬金榜題名後成立一個文學社，取名爲燕臺社，主張取法七子，倡導復古主義文學。陳子龍《壬申文選》凡例云：「辛未之春，余與彝仲、讓木、燕又俱遊長安，日與偕者江右楊伯祥，彭城萬年少，吳中楊維斗、徐九一，婁江張天如、吳駿公，同郡杜仁趾，擬立燕臺之社，以繼七子之迹，後以升落零散，遂倡和鄉里，不及遠方。」（《全集》卷三）參加這次會盟的張溥、

〔二〕《陳子龍年譜》，下簡稱《年譜》；《陳忠裕公全集》，下簡稱《全集》，清嘉慶八年（一八〇三）銓山草堂刊本。

楊廷樞、徐汧、吳偉業、陳子龍、夏允彝、杜麟徵、宋徵璧、彭賓、萬壽祺、楊廷麟等人爲復社領袖或骨幹。他們分別來自江南應社、雲間幾社和江西豫章社等，在文學思想上達到共識。燕臺社因陳子龍、宋徵璧、彭賓、萬壽祺數人進士落第，未能如願開展文學活動，但它在文學史上仍有較重要的意義。此後，張溥、吳偉業、陳子龍等人則成爲復社文學活動的中堅。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陳子龍二十一歲，娶張軌端長女爲妻。早在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陳所聞已爲子龍與湖廣寶慶府邵陽知縣張軌端長女訂了娃娃親，張軌端初見子龍即大悅曰：「此當代偉人也，非此子不克配我女。」（王澐《三世苦節傳》，《全集》卷首）崇禎二年（一六二九），陳子龍中秀才，拔爲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徵二人以「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爲熏陶，恐舉業無動人處」，在松江組織「幾社」。「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賓三人。陳子龍「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①。幾社以文會友，以復興絕學相期許，以文章氣節相砥礪，堅持同魏忠賢餘黨作鬥爭，逐漸演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中舉人。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試春官，罷歸」，此後主要精力是「從事古文詞，間以詩酒自娛」，且「意氣甚盛，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擬上之」。（《年譜·崇禎四年辛未》）七年（一六三四），試春官再罷歸，乃「專意於學矣」（《年譜·崇禎七年甲戌》）。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偕閩公讀書陸氏之南園」，「間亦有事吟詠」（《年譜·崇禎八年》）。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讀書南園，時與宋轅文相倡和」（《年譜·崇禎九年》）。陳子龍與徐孚遠、宋轅文等人長年讀書於陸氏南園，相互砥礪，治古文詞以應科舉，間亦詩酒酬唱，聊以自娛，南園因此也就成了幾社諸子宴集的

場所。《年譜·崇禎八年乙亥》『附錄』引李雯《會業序》云：『今年春，闇公、臥子讀書南園。余與勒卣、文孫輩，或間日一至，或連日羈留。樂其修竹長林，荒池廢榭。登高岡以望平曠，後見城堞，前見丘壘，春風發榮，芳草亂動。雖僻居陋壤，無憑臨弔古之思，而覽草木之變化，感良辰之颺馳，意慨然而不樂矣。』彌漫一種季世的傷感氣氛，這與其濟世抱負難以實現密切相關。崇禎十年（一六三七）春，子龍終於中三甲十七名進士，與『允彝俱在丙科，當就外吏』。季夏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赴任途中聞繼母唐宜人之訃，乃回家治喪。（《年譜·崇禎十年丁丑》）

當時明朝已病人膏肓，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官僚腐敗無能，陳子龍與徐孚遠、宋徵璧等有識之士，期盼以『經世致用』，改變衰敗的社會現實，乃『網羅本朝名卿鉅公之文，有涉世務國政者，爲《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餘卷。（《年譜·崇禎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次年更因『故相徐文定公（光啟），負經世之學，首欲明農。哀古今田里溝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於蔬果漁牧之利，以荒政終焉。有草稿數十卷藏於家，未成書也』，子龍乃『從其孫得之，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粲然備矣』（《年譜·崇禎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於是《農政全書》六十卷得以行世。子龍於經世致用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後，陳子龍曾一度因『王室多故，畏嬰世難，意欲絕仕宦』，『益捨東偏，以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同上）。然而，面對國家多事之秋，加上前輩『天下尚有可爲』的敦促與祖母『汝家世受國恩，無以我老

人故，廢報稱大義』的教誨，最終還是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次年攝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於『暨邑鄉多盜，且水災五載』，饑民『如猬毛而起』，爲了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子龍剛柔并用，剿撫兼施，一邊『力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年譜·崇禎十三年庚辰》），鎮壓飢民起義；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前後活人十餘萬』（《年譜·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五年（一六四二）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恒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鎮壓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以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爲首的山民起義。事平論功，陳子龍得增俸。十六年（一六四三）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金陵大震』（《年譜·崇禎十六年癸未》）。子龍受董象恒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臺，整修城池，鑄砲儲硝，并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起義有功，授兵科給事中。但許都投降後，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衆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衆六十餘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故未赴兵科給事中任，於三月乞身歸里。『五月二日，而京師告陷之信至矣。』（《年譜·崇禎十七年甲申》）於是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陳子龍『補原官』，子龍爲社稷計而赴詔。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又具三疏：『一勸主上勤學定志，以立中興之基；一上經略荆、襄布置兩淮之策，以爲奠安南服之本；一歷陳先朝致亂之由在於上下相猜，朋黨互角，以爲鑒戒。』在近兩個月內，陳子龍前後上三十餘疏，舉薦人材；批評馬士英重用阮大鍼；反對中貴四出選民女并乘機大肆擾民，橫行勒索。因爲福王腐朽無能，朝政不修，小人當道，大權控制在首輔馬士英手裏，陳子龍的一

切建議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引起『羣小益側目』，『時人見嫉如仇』。子龍深感『時事必不可爲』，福王政權『顛覆不遠矣』，乃於九月請假歸里。（見《年譜·崇禎十七年甲申》）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權果然顛覆，陳子龍避地泖濱。有舊友叛帥陳洪範派人招撫子龍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之而不與見』。不久又有降清故明參將洪恩炳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亦『拒之』，矢志決不降清。閏六月，江南『各郡義兵起』，抗清復明運動風起雲湧。子龍亦與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員募兵抗清。好友夏允彝則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璵率水師三千人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兩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是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但子龍『所招募多市人，又餉無所辦』，并無戰鬥力。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亦被清軍擊敗。八月三日，松江城陷，子龍『於西郊遇兵，幾不免，攜家走崑山』，後又『走金澤，未幾走陶莊』。（《年譜·弘光元年乙酉》）八月，於嘉善縣陶莊水月庵，托爲禪僧。在此，他與庵僧衍門同研佛學，并完成自撰《年譜》二卷。（王澐《陳子龍年譜·順治二年乙酉》）

弘光元年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閏六月，唐王朱聿鍵稱號於福州。魯王命陳子龍爲兵部尚書，節制七省軍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自清軍破揚州以後，吳江進士吳易與同邑舉人孫兆奎等起兵抗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春，與蘇州清兵『戰於汾湖，斬獲過當』。魯王封吳易爲『長興

伯』，命陳子龍視師浙、直。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易義師。陳子龍『闕其意輕敵。又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衆不整』，『軍紀日弛』，『後遂不復與之通』。至秋天，吳易被執，義師失敗。此時陳子龍看到復明大業不成，而『沈憂咤嘆，至廢寢興。及越、閩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單屨，混跡緇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將安之乎，惟有營葬大母歸死先壘耳。』即於七月遣家歸里。十一月，殯葬祖母於廣富林，并作長書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負夏公』。（王澐《續年譜·順治三年丙戌》）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初，在廣富林家居時，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輩一時零落殆盡，周立勛之死亦已數年，而喪未舉，慨然曰：『我死，誰爲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會葬夏允彝，子龍『賦詩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先生絕筆也』。（王澐《續年譜·順治四年丁亥》）

順治四年四月，清松江提督吳勝兆，因爲與江寧巡撫土國寶有矛盾，總督軍務招撫江南經略使洪承疇又劾其濫收吳易『白腰黨』降卒，遂密謀策劃起兵反清。其部下長洲縣諸生戴之儒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并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座師黃道周族子、魯監國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爲外應。但陳子龍認爲黃等『虛聲寡信，事必不濟』，沒有答應戴的要求。是月十六日，吳勝兆未舉兵而事洩被捕，入獄窮治。清軍誣陳子龍與吳『共謀』，遣兵捕之。陳子龍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潛匿嘉定侯岐曾僕劉馴家。後又逃至其婿崑山顧天遠兄弟處。當時清江寧將軍巴山操、江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子龍爲首。五月初，他們派兵丁大肆搜捕子龍。子龍在吳縣潭山顧天遠祖墓被捕。子龍『植立不屈，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爲何官？曰：『我崇禎朝兵科給事中』。又問：『何不剃髮？』曰：『吾惟留此髮，以見先帝於地下也。』又問，子龍『瞠目不答』。乃

繫諸舟中，令卒守之。五月十三日（西曆六月十五日），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乘守者不備，突然投水，撈出時「已氣絕矣」，清軍於舟次將其斬首，棄屍水中。子龍時年四十歲。十五日，陳子龍門生王澐、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其遺體，治棺斂具。（王澐《續年譜·順治四年丁亥》）

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清高宗爲籠絡人心，表彰忠君志士，乃頒佈《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所謂「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予諡入祠，以昭軫慰」。子龍屬「生平大節表著者，予以專諡」，稱曰：「陳子龍學問淹通，猷爲練達，貞心可諒，大節無虧，今諡忠裕。」（《全集》卷首）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爲紀念陳子龍誕生三百八十週年，陳子龍頗受青睞。不僅有校點本《陳子龍詩集》、影印本《陳子龍文集》出版；而且松江佘山廣富林村陳子龍墓也被修葺一新，一九八七年被上海市政府公佈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二

陳子龍是一個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其詩、詞、賦、古文等均卓然自成一家，所以一生著作頗豐。但在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頒佈《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表彰陳子龍、諡「忠裕」之前，其著作長期被清王朝禁毀，頗多散佚；被表彰之後，其著作才被開禁。但直到嘉慶八年（一八〇三）王昶編纂《陳忠裕公全集》時，仍距「全集」甚遠，且因有違礙文字而遭纂改導致殘缺。但是隨着陳子龍的明刻本

《安雅堂稿》、《幾社壬申文選》、《雲間三子新詩合稿》、《湘真閣稿》等九種合集與別集的陸續現身，再結合有關文獻加以考證，表明陳子龍的著作絕大部分還是留存了，有的原刻本雖不存，但其作品仍被收錄在諸合集中。而明刻本的出現，又可與《陳忠裕公全集》互相校勘、校補。這都為編纂一部大體齊全的《陳子龍全集》提供了條件。

根據文獻記載與書籍實物，茲考述陳子龍尚存著作與已佚著作。

壹 尚存著作作品（含總集、合集、殘缺本作品）

尚存著作包括陳子龍著作（含與人合著）與陳子龍編纂（含與人合編）兩類。

一 詩、詞別集作品

（一）《岳起堂稿》，詩集。周立勛《岳起堂稿》序稱此集「所撰著樂府以下，諸體備存旨概，多爾雅之文，斌斌有作者之象矣」，夏允彝、彭賓也皆有序譽之。（見《全集》卷首）《岳起堂稿》「作於庚午（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以前」（莊師洛《全集》凡例），原刻本已不存，但王昶所輯《全集》詩集部分收錄了其古樂府《艷歌行》、《度關山》等十九題，三十七首。《岳起堂稿》本是「諸體備存」的，但《全集》所錄只見樂府一體，且寥寥三十七首，顯然殘缺甚多，莊師洛已指出「《岳起堂稿》僅得樂府七十餘首……非全本」。《全集》凡例「但實際上《全集》本所收並非七十餘首」。

（二）《屬玉堂集》，詩集。《年譜·崇禎八年乙亥（一六三五）》自記：「春，偕閻公讀書陸氏之南園，創為時藝，閱肆奇逸，一時靡然向風。間亦有事吟咏……是歲有《屬玉堂集》。」據《婁縣志》：「南

園，在南門外阮家巷，陸都憲樹德別業，侍郎彥禎繼居之。有梅南草廬、讀書樓、濯錦窩諸勝。崇禎間，幾社諸子，每就是園宴集焉。』《屬玉堂集》係子龍讀書南園時所作。李雯《屬玉堂集》序稱：『會臥子有《屬玉堂》之編，而余亦有《仿佛樓》之刻，合二帙而觀之，可以知兩家之優劣矣。』（見《全集》卷首）對陳詩給予高度評價。《屬玉堂集》原刻本今已不存，但其詩見於王昶所輯《全集》詩集部分。計有古樂府《善哉行》、《煌煌京洛行》等七十六題，八十八首；五言古詩《擬古詩十九首》、《擬公燕詩》等二十七題，八十二首；七言古詩《獻馬行》、《劍術行》二十四題，二十八首；五言律詩《揚州》、《遊任城南池》二十一題，四十七首；七言律詩《潤州》、《望射陽湖》（志）云陳琳墓在其側》等三十三題，六十六首；五言排律《天津》、《寄贈密之》等六題，十首；五言絕句《朝來曲》、《夜意》等六題，九首；七言絕句《從軍行》、《春宮曲》等十七題，五十一首。共計二百十題，三百八十一首。

（三）《平露堂集》，詩集。《年譜·崇禎九年丙子（一六三六）》自記：『春，讀書南園，時與宋轅文相倡和……是歲有《平露堂集》。』（《江南通志》：『宋徵輿，字轅文，華亭人。順治丁亥進士，以文章風雅著稱。少與陳子龍、李雯選訂明詩，學者宗之。』《華亭縣志》：『平露堂，陳忠裕子龍宅，在普照寺西。』宋徵輿《平露堂集》序云：『（子龍）哀乙亥、丙子兩年所撰，著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譽子龍詩文『兼諸家之長』，『足冠冕一代』。（見《全集》卷首）《平露堂集》原刻本今已不存，但其詩見於王昶所輯《全集》詩集部分。計有古樂府《茱萸女》、《長干曲》等四十一題，一百一十四首；五言古詩《早春行》、《清明雨中晏坐憶去歲在河間》等十六題，三十三首；七言古詩《早春初晴》、《陽春歌》等十七題，十八首；五言律詩《春日酬舒章言懷之作》、《今年梅花爲積雨所困……》等二十七題，四十

七首；七言律詩《乙亥元日》、《人日》等三十六題，五十七首；五言排律《寄羅湘中少伯》、《中都》等四題，四首。共計一百四十一題，三百零三首。

（四）《白雲草》，詩集。《年譜·崇禎十年丙子（一六三七）》自記：『予觀政刑部，登白雲樓，嘉靖中王、李諸子所倡和之地也。予亦集是時所賦詩得百首，曰《白雲草》。』李雯《〈白雲草〉序》：『白雲者，刑部之望樓也……若李攀龍、王世貞諸人者，往往皆出於刑部，故京師號刑曹曰「西翰林」。臥子既成進士，觀政於此。因以其暇，覽山川之勁雄，望宮闕之壯麗。上林青蒼，郊壇肅穆，皆當顧盼。出國北門，瞻十二陵，懷祖宗之風烈，中心發皇，感慨徘徊。身未得有所建明於時，其於詩歌，早夜間作，哀而集之，曰《白雲草》，以附於昔賢之興言於此樓者。』（《全集》卷首）意謂《白雲草》有追慕後七子之意。周立勛《〈白雲草〉序》稱此集『跌宕昭彰，抑揚爽朗，無辭不貞，無體不備』（《全集》卷首）。宋徵璧《〈平露堂集〉序》也提及此詩集：『陳臥子成進士歸，讀《禮》之暇，刻其詩草名《白雲》者，體格高渾，固已卓然盛唐大家之作矣。』（《全集》卷首）子龍《〈白雲草〉自序》云：『冬日小定，偶簡敝簾，稍爲刪潤，合之得一卷云』，并自稱與嘉靖七子所處『海內又安，薦紳之家，靡然向於文學』之時世不同，已不能『遇郊廟燕享之儀，遊畋徵伐之役』，則奏之管弦，揚之鏡吹，以庶幾潤飾鴻業於萬一，『然則此寥寥者而集之，何居？曰：存吾志也。其曰《白雲草》者，紀官也。』（見《全集》卷二十七）可見編此集之宗旨。《白雲草》原刻本已不存，但其詩見於《全集》詩集部分。計有風雅體《曜靈之什》、《有虺宛宛》二題，十一首；琴操《思歸操》一題，一首；四言詩《初觀政刑部自勵》一題，一首；五言古詩《方澤》、《苑中》等十題，十六首；七言古詩《南海子》、《觀石鼓歌》等十題，十首；五言律詩《晚出左掖》、《會極門接諸司奏

章》等十題，三十一首；七言律詩《早朝》、《韋園海棠》等十四題，十七首；五言排律《贈熊壇石大司馬》一題，一首。共計四十九題，一百零三首，與子龍自述「集是時所賦詩得百首」數目吻合。這條信息很重要，由此可知《白雲草》爲全璧，而非詩選，也可推斷《全集》所收存諸詩集除於凡例說明者外皆爲全本。

(五)《湘真閣稿》六卷，詩集。約作於（己卯、庚辰）（《全集》凡例），即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十三年（一六四〇）。有崇禎末年刊本，今存南京圖書館，現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有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二〇〇一年版方雲簡體字校點本。書前有李雯序，大半是記叙「李子」雯與「宋子」徵與「陳子」子龍於「逆旅之舍」論詩之語，各有見地，所謂「蓋三子之所以言詩者備矣」。並說自己與宋子「有其意而未得既其才，故望而未入」，惟「陳子既其才而又專其學，故人而遂優。是編也成，乃《白雲》之後勁」。《白雲》當指《白雲草》。《湘真閣稿》也被收入《全集》詩集部分。這使我們有條件校勘。《湘真閣稿》卷一賦有《歌賦》、《秋興賦》二等七題，七首。卷二風雅體有《南溟》、《瑣鳩》二題，二首；新樂府有《谷城歌》、《遼兵行》等四題，四首；五言古詩有《擬古詩》、《擬古三首別友李氏也》等十六題，四十五首。卷三有七言古詩《秋月篇》、《長相思》等十九題，十九首。卷四有五言律詩《立春前一日雪中集龍潭舟次》、《戊寅元日》等三十一題，四十七首；五言排律《傷春》、《贈吳駿公太史充東宮

（二）《年譜·崇禎十二年己卯》：「是歲，予春秋三十二矣。季秋，禪除之際，感安仁二毛之悲；又以少而孤露，親年日衰，王室多故，畏嬰世難。意欲絕仕宦，供菽水，終老於衡門之下，遂作《秋興賦》以自寄焉。」

講官》等七題，十一首。卷五有七言律詩《古意》、《人日寄贈楊機部太史充東宮講官》等四十八題，六十五首。卷六有七言律詩《揚州》、《壽蘇松宋兵憲》等三十一題，三十五首；五言絕句《滕縣道中》、《途中》等三題，四首；七言絕句《雲中邊詞》、《上谷邊詞》等十九題，四十四首。共計一百八十七題，二百八十二首。《全集》收詩與此集同。兩者之不同處，一是《全集》本有的詩添加了「按」語或「考證」注釋性文字。如新樂府《遼寧行》加「按」云：「《通鑑輯覽》：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皆遼人。巡撫孫元化謂其可用，擢爲裨將，遂有登州之變。此詩或爲有德輩而作。」此按語道出了詩的寫作背景，對於理解詩旨很有幫助。又如《瑯鳩》於小序「瑯鳩」，贈袁節母也」後加「考證」云：「《今世說》：「袁重其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傍，聲出金石。歲暮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陳徵君眉公題其幀曰《霜哺篇》。」「二是兩者有的作品文字略有出入，而一般以《湘真閣稿》爲佳。如《南溟》、《全集》本作「八首」，《湘真閣稿》作「八章」，並於詩末注云：「《南溟》八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九句，二章章十句。」道出此詩乃一首八章，而非「八首」，《全集》本誤。另外《全集》本凡是有礙清朝統治者的字眼，如「胡」、「虜」、「單于」等字多空缺或者篡改。比如七古《悲濟南》「胡馬」、「穹廬」，《檀州樂》「胡雛」，《送楊伯祥還豫章》「胡兒」、「胡兵」、「驅胡」，《寄密雲趙匡谷中丞》「亡胡」、「單于」，《贈孫碩膚職方》「胡塵」、「胡羯」，其中「胡」、「穹」、「亡胡」、「單于」、「胡羯」等字皆空缺或刪除，而明末刻本《湘真閣稿》則不缺。

（六）《焚餘草》（又名《丙戌遺草》），詩詞集。爲王澐所輯（見《全集》凡例）。《全集》凡例稱「《焚餘草》作於乙酉（順治二年，一六四五）至丁亥（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徐世禎《丙戌遺草》序

云：『……則爲今日陳子之死恨晚者，是尚未讀乙酉以後諸篇也。試卒讀之，可以見其志矣。其詩古則晉、魏，今則少陵。詞如《清平》、《花間》，不作宋人伎倆。』（《全集》卷首）由此可知《焚餘草》爲一六四五至一六四七年三年的作品，且是詩與詞合集。原刻本已不存。其詩見於王昶所輯《全集》詩集部分。計有四言詩《朔風》一題，一首；五言古詩《雜詩》、《同惠朗、處中、勝時分賦高士傳》等三題，十四首；七言古詩《古有所思》、《九日虎丘大風雨》等二十一題，二十七首；五言律詩《聞雁》、《寒月》等十一題，三十七首；七言律詩《秋日雜感》、《登神山仙館同惠朗、勝時作》等七題，十八首。共計四十三題，九十七首。《焚餘草》中詞皆錄入《全集》詩餘，共有《如夢令》、《長相思》、《滿江紅》、《念奴嬌》等五十題，七十九首。但《詞餘》益以散見別本者數闕，匯成一卷，並略采前人評語附之。俾讀者知公樂府亦爲填詞家正宗，如宋廣平賦《梅花》，不礙鐵石心腸也』（見《全集》凡例），所以其中只是部分作品屬《焚餘草》。

二 詩、詞、曲合集作品

（一）《陳李倡和集》，又名《癸酉倡和詩》，陳子龍與李雯（字舒章）詩歌合集。《年譜·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自記：『文史之暇，流連聲酒，多與舒章倡和，今《陳李倡和集》是也。』周立勛、允彝、孚遠、存楠等皆作序。夏允彝序云：『《癸酉倡和詩》者，予同郡人李子、陳子所爲作也。』又評『陳子之詩，蕩逸明華，攄寫雄質』（《全集》卷首）。此集原本未見，陳子龍詩則爲《全集》收錄，《陳李倡和集》諸序亦見於《全集》卷首。《全集》本收有陳子龍古樂府《長安有狹邪行》、《蒲生行》等八題，十七首；五言古詩《春雨病坐讀〈左氏春秋〉》、《春日寄獻淡石師》等十五題，二十二首；七言古詩《春寒曲》、《春煖曲》